



光阴似箭，转眼我已考入清华大学40年。从四川农村县城到清华求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清华不仅教给了我学识，也陶冶了我的情操，坚定了我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志向。我自1986年走出清华园，负笈海外，闯荡华尔街，三进三出中国金融机构，上下求索“一带一路”……我的人生轨迹，随着中国与世界交融的历史大潮而跌宕起伏。正是清华的教育给了我弄潮的力量和勇气。值此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我记下一些并不如烟的往事，以此致敬母校，并感谢所有教诲过我的老师们。

读书与学画

李山

如果没有书读，不知道我的童年会怎样度过。

由于母亲在乡下教书，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随在县城文化馆工作的父亲生活。正值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大学生，后来干脆取消了高考，靠推荐上大学，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父亲受此影响，也跟我讲读书无用，不允许我看课外读物。我却特别喜欢读书，但又不敢公开违逆父亲，只能偷偷摸摸地读。父亲午睡的时候我躺在旁边小床上偷偷看书，他一翻身我就吓得赶紧把书藏在枕头下，闭上眼装睡。

虽然父亲不支持读书，但我读书的条件很好。父亲工作的文化馆里有县城唯一的图书室。我和父亲同住在馆内的一个简陋房间，得以与图书为伴。有一些书刊摆在图书室，是仅供翻阅不外借的。但我有时候会趁下班时间偷偷拿走喜爱的书刊，上班前再还回去。后来读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我不由心中暗笑，想到小时候的自己。

文化馆内有一个专门的房间保存“文

革”中的“禁书”，锁起来不对外开放。这可难不倒我，我想办法翻墙进去。里面到处都是书，包括很多没有标点符号的线装书。开心的我就坐在书堆上挑书读。

我记得小时候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渔岛怒潮》，小学二年级读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后来开始喜欢读《堂吉珂德》《基督山伯爵》《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外国文学作品，也读过马克思、费尔巴哈、克伦威尔和华盛顿的故事。几年时间我读了上千本书。我小时候读书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我有时会去跟着母亲住一阵子。母亲在乡下高山上的中学教书，我们住的茅草屋旁边是学校的篮球场。也许是因为打球的人少，泥土地面的球场长满野草，变成了草场。夏天的夜晚，山野宁静，星星明亮，虫鸣唧唧。母亲在球场上铺一张凉席，让我和妹妹坐在她身旁，在月光下给我们讲一些当年被视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学作品，包括《红楼梦》《希腊神话》《安徒生童话》《红与黑》《牛虻》《战争与和平》和《一千

作者简介

李山，清华经管学院1981级校友，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瑞士信贷集团董事、丝路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任清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理事长、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斯隆管理学院顾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



我与妹妹幼时在家乡



我在县文化馆学画（第二排右五是我，最后一排右三是我父亲）

零一夜》等。母亲最喜欢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也喜欢背诵普希金、拜伦和雪莱的诗。

母亲是语文教师，也教中学的俄语和音乐课。她有时会唱俄语歌曲给我们听，我印象最深的是雄赳赳、气昂昂的苏联《青年近卫军进行曲》。她还曾教我唱英文歌曲，包括歌颂耶稣诞生的赞美诗和美国奥斯卡获奖电影《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的插曲《当我们年轻时》（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我在偏僻的乡下受到了当时城市学校也不能提供的

教育。母亲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我至今怀念在荒无人烟的高山上与母亲和妹妹共同度过的那些充满诗意的夜晚。

在山上中学的生活也并不都是诗情画意，有一次我差点丢了命。我幼时没有任何儿童玩具，有次看见山上的水塘边漂来一块木头，高兴极了，就弯腰想把它拾起来玩。结果木头滑向水深处，我也随之掉入水塘中。水很快淹没了我的头顶，我呼吸窘迫，张开嘴大口喝水。就在这命悬一线之际，一位路过的姓刘的男老师跳入水塘中救起了我。

我大哭起来，不是因为死亡的恐惧，而是担心母亲责备我弄湿了衣服。

我小时候也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每学期开学那天我都特别高兴。我从小学到高中的老师都很棒，我不仅记得他们每个人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想起他们对我的教诲。

我上小学的第一天见到正带领学生打扫教室的叶老师，她和她先生许老师先后当我们的班主任直到小学毕业。老师夫妇都和蔼可亲，教学有方，深受学生们喜爱。有一天许老师被诊断得了绝症，医生说 he 活不久了。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我和同学们都非常伤心。第二天我们惊讶地发现许老师剃了个光头，完全没了过去那种为人师表的严肃样，让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孩子们忍俊不禁，许老师也报之以开心的大笑。原来 he 剃光头是为了用欢笑去面对绝症，与死神决斗。结果 he 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两年前回到家乡还和同学们一起与 he 和叶老师欢度春节。

许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乐观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还启发了我对理想人生的思考。他给我们上第一堂图画课时讲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位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代表”的天才的名字。令我痴迷的不仅是他的名画《蒙娜丽莎》，更是他在绘画、雕刻、发明、建筑、数学、生物、物理、天文、地质等方面都取得非凡成就的传奇。



我2019年春节回到母亲曾经教书的威远越溪中学。我幼时掉入这个水塘中，差点淹死，被一位教师救起。



幼年时的我

许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立志在多领域发展的种子。这一志愿甚至影响到我后来的学术思想和职业生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就是批判主流经济学家关于企业经营永远应该专一（specialization）而非多元（diversification）的观点，用经济理论和数学模型证明了企业多元化发展的可行性和前提条件。我自己的人生轨迹似乎也因那一堂图画课而定下了基调。我先后在纽约、香港、伦敦、北京和苏黎世工作，涉足学术、商业和政治。即便在我最专注的金融领域，我也曾先后从事外汇交易、经济研究、投资银行、基金管理、股权投资和高层管理工作。我衷心感谢许老师给我上的图画课。

但学校其实没有教给我多少绘画技巧。我认真学画是缘于父亲的现实考虑。由于母亲是右派，父亲估计我初中毕业后升不了高中，只能到农村当知青。如果会画画，就有机会到县城参加美术展览等活动，而不需要全年都在田地里干农活。他因此开始教我画画。

我的父系家族似乎有擅长绘画的基因。父亲13岁开始在部队学画，退伍后成为我们县文化馆美术工作者。但他并不是我们家最出色的画家。父亲的大哥解放前去了甘孜，和一名当地女子结婚，生下我的藏族堂兄其加达瓦。藏区解放后，其加达瓦有幸被保送到四川美术学院最早的少数民族班学习，后来成为中国版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曾任四川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和深圳画

院院长。他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和一些国外著名美术馆收藏。

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基因，我小时候的画作多次入选四川省全省少年儿童画展，有一年还被选送北京参加全国少年儿童画展。父亲觉得我画得不错，想让我报考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再考四川美院，走专业画家的路线。

我听父亲的话就报考了，以我的水平肯定能考上。有位考官听说其加达瓦的弟弟来报考，就把我的申请材料拿去看，发现我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四门课都是一百分。当时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考官觉得这么好的学习成绩考艺术专业简直是浪费人才，就劝我父亲把我的考试申请撤了回来。如果考官不好心干涉，我就会成为一名画家，体验另一种人生。

考美术学校行不通，我父亲又另辟蹊径。我初中毕业时就在我们市的《沱江文艺》杂志发表过文章，并入选全省中学生范文，于是父亲想让我高一提前报考四川大学中文系。父亲在母亲和我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四川大学沟通，结果四川大学还真同意了我提前考。但母亲读大学时祸从笔出被打成右派的教训太惨痛，怕我重蹈覆辙，因此坚决不同意我学中文。在母亲的反对下，我最终老老实实读到高中毕业，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走进清华园。